江南野史/卷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江南野史

◀上一卷

卷八

下一卷▶

○江夢孫陳陶史虛白孟賓於孟貫江違

江夢孫，字聿條，九江湓城人。祖禰不仕，以儒道自高。

夢孫少傳先業，頗蘊藝學，旁貫諸書，籍籍聲譽，遠近崇仰。

諸生弟子不遠數郡而至者百人。春誦夏弦，以時講聞，鼓篋亟丈，庠序常盈。先主輔政，欲廣賢良之術。聞其德業，遂以幣帛聘之數四。不得已，乃起。既至，為藎閣郎，甚被親禮，委之薦進，時為得人。迨數年忽自陳曰：「仆少長白屋，頗如民間利病，邑宰之政可以存革深弊。願效一縣，庶竭愚鄙」。先主不許，曰：「令長之職徒勞之任，與臺閣之資清要不同」。

夢孫曰：「苟獲所請，無憚勒匱」。先主見其懇追求且不已，遂授近畿天長令。既至，縣吏告：「不寢大廳，妖怪所憑，前政居之不久而死，請止便室以避其凶」。夢孫不從，謂曰：「苟如是，吾自當之」。既夜半果有鬼魅呼嘯而至，漸逼近則掀投床幾，復扣門戶召云：「令出」。夢孫臥聞，答之以「喏」。

乃整朝服，秉燭出戶，藝爐奠爵而祝曰：「不知何人，輒敢召令。吾為民長，必有正廳，以衙群吏。汝或為神，必當受民祭祀，合聰明正直，與百姓為福，何乃非理與王者之宰爭居其地，驚撓正人。況吾以忠事主，以信示人，所以不貳，寧畏於汝。

汝若不悛其過，乃更為厲，則日月星辰昭晰於天，吾當具奏，請行誅戮。雖汝後悔亦不晚乎」由是闐然，其怪遂絕。於是召鄉里高年存問疾苦，蠲其非征，任其便利，有幹政者必表罷之。

見官槽有馬，因問之，左右對曰：「昔部民競之，窮按道理，各有所據，前政未能區別，遂系於官，且二年矣」。夢孫曰：「今固亦爾，吾聞管仲之馬識道，王恢之馬知其故第。」命逐二馬至郊外，放而視之，任其所如。其馬久縻棧皂，偶解羈束，遂奔數十里，果入一主之家，其訟遂息。先主聞之，彌加敦奬。

未幾稱疾而罷。先主曰：「夢孫果賤，宰邑之卑，不能久居，乃命代還。有老幼遮道泣留迨十數里。至都辭歸鄉里。先主固留不止。既還家，門生弟子復至，乃率身耕稼，躬事繼母。旦則冠帶入門溫清，親饋飲饌，退更常服，力操耒耜耨耘，暮而歸，易衣視膳畢，然後就庠序集門生弟子說釋經義如故。時有生徒請之曰：「吾聞詩者經聖人所刪，致遠而泥。然其間何謂『兄弟鬩於墻』，如是則聖人使之鬩於內而後禦止於外耶？」夢孫徐而答曰：「大哉，子之問乎。所疑為「閬」字，似非為「鬩」。當時竹簡訛缺，傳之者誤，亦猶《春秋》書閏月之義者也」。又拱而立曰：「夢孫昧學，不敢輕議其旨，諸生宜自取其長焉」。其為人敦讓謙下有如是者，時號為搢紳先生。一門百口，敦睦如一。子孫學業，各授一經。孝禮兼持，江左稱之為最。卒時八十，有五葬之日。自遠方至者幾千人，而服縗绖徒跣者百許。嗣主聞之，美其才茂德逸，故贈國子司業，優賜葬物。其後門人弟子仕途強半顯達者。太平初，夢孫解職而歸，有群盜謂有資鏹，遂掠其家，夢孫聞其至，中帶迎候，使烹犬豕，為設飲食於盆盎中，疑其懼鴆不食，乃對之先飲七甌，及舀數臠，然後與之食畢。遂罄室所有寒燠、衣襦、攔袍、器皿之類，盡置之。既行，見一鼎蓋尚在，夢孫曰：「彼若遺此，乃為不具之器」。遂遣與之。群盜皆驚嘆曰：「吾輩小人實輕瀆君子！」是夜還置其所剽之物於門外而去，夢孫啟戶見之，一無所失焉。

陳陶者，世為嶺表劍浦人。幼業儒素，長好遊學，善解天文，頗長於雅頌。自負臺鉉之器，不為干托。既至南昌，謀往建康。聞宋齊丘秉政，凡所進擢才彥名非顯達，自計與齊丘鑿枘，終不克納，必為所屈。乃翻然築室居西山以吟詠自資。會齊丘出鎮南昌，因

有蒲安之覬，乃自詠曰：「中原莫道無麟鳳，自是皇家結網疏」。陶少與水曹任畹相善，又寓之詩云：「好向明時薦遺逸，莫教千古吊靈均。」嗣主知而未及辟之。會彗孛且見，陶乃嘆曰：「國家其幾亡乎？」遂失淮甸，嗣主南幸以冀苟逸，迨至落星灣，諸將欲往問，然陶所居不與俗接，唯嗜鮓一舀，或至千臠。遂使衣商賈之服賚鮓往。既至，陶即時出，乃問：「官家龍舟將抵何處？」對曰：「已達落星矣。」

因問陶曰：「星可避耶？」答曰：「落星不還，何俟？」嗣主躁橈，不俟返命，已至南都。既數日，詰旦，殿庭忽見殘獐一腳，視之，乃獸食之余。詢宿衛，莫知攸底。遂往詢之。陶曰：「昨暮乃狼星所直故爾」。嗣主嘆曰：「真鴻儒矣」。將召見，會嗣主殂。後主即位，知其運祚哀替，遂絕縉紳之望，以修養燒煉還丹為事。有詩云：「乾坤見了文章懶，龍虎成來印綬疏」。又云：「碻溪老叟無人用，閑列查梨教六韜」。又曰：「近來世上無徐庶，誰向桑麻識臥龍」。陶所遁兩山先產藥物僅數十種，開寶中常見一叟角發被褐，與一煉師舁藥入城鬻之，獲資則市鮓就爐，二人對飲且舀，旁若無人。既醉且舞而歌曰：「藍采禾，塵世紛紛事更多，爭如賣藥沽酒飲，歸去深崖拍手歌」。時人見其縱逸，資貌非常，每飲酒食鮓，疑為陶之夫婦焉。竟不知所終，或云得仙矣。

史虛白者，山東人。世習儒學，長而富文，與昌黎韓熙載友善。唐晉之間，中原多事，遂相與渡淮。會先主輔政，偕諧建康，聞宋齊丘總相府事，虛白乃放言謂人曰：「彼可代而相矣」。齊丘聞而俚之，然欲窮其伎。乃命寮屬宴之以倡樂，賦之以箋翰，使木奴索諷弄，多方擾之，虛白談笑獻酬，已貽他和，口手應接，魯未暫滯。眾不能屈，乃延語政治，多引湯武伊呂之說，齊丘之志乃霸術，以虛白為迂略機務。乃引見先主，說之曰：「今君據有江淮，摘煮山海，人庶豐阜，京洛之地。君家先業。今且亂離，人思舊德。君苟復之，易若屈指。」先主雖喜其說，然以初基方輯睦鄰境，未暇他顧，與韓熙載並署州郡從事，聊以羈縻，俟更大用。而虛白意頗不平，恥以初言失，因褒博衣帶縱楫南遊，至廬山與佛老之徒耽玩泉石，以詩酒自娛，不幹世務。久之，嗣主即位，韓熙載薦之，詔至金陵，命登便殿燕飲，與之計事。虛白曰：「臣草野之人，漁釣而已。邦國大計，不敢預知。」因醉溺於階側。嗣主曰：「真處士也」。遂賜田五百石還。迨十年，嗣主幸南昌，既至星子渚，復使召至。問曰：「虛士隱居必有所得乎」對曰：「近得漁父一聯」。乃命誦之，虛白曰：「風雨揭卻屋，全家醉不知」。嗣主聞之為之變色，賜粟帛遣還，未幾而卒。有二子，次舉進士，長早喪，孫溫，咸平中擢進士第。

孟賓于，湖湘連上人。少修儒學，早失其父，事母以孝聞。

長好篇詠，有能詩名。天祐末，工部侍郎李若虛廉察於湘沆，賓于以詩數百篇自命為《金龜集》獻之，大為稱譽。因采擇集中有可舉者十數聯記之於書，使賓于馳詣洛陽，獻諸朝延。皆為數之，其譽藹然。至明年春，與故李司昉同年擢進士第，尋屬喪亂，遂歸寧親。數歲，天策府馬氏辟為零陵從事，及江南攻下湖湘，賓于隨馬氏歸朝。嗣主授以豐城簿，尋遷淦陽令。

因黷貨以贓罪當死，會昉遷翰林學士，聞其縲泄，以詩寄賓于云：「幼攜書劍別湘潭，金榜標名第十三。昔日聲塵喧洛下，近年詩價滿江南。長為邑吏情終屈。縱處曹郎誌未甘。莫學馮唐便休去，明君晚事未為慚。」後主見詩貸之。復其官，未幾求致隱於玉笥山。自號群玉峰叟，與道家流遊處。迨期年，後主以承部員外郎起之。金陵陷，賓於遂歸老連上，時吉守秘閣郎馬致恭送以詩。其斷句云：「今日還家莫惆悵，不同初上渡頭舡。」既而未幾卒，八十餘矣。賓于嗜賂，出寧縣邑，未嘗一處無臟汙，徒有詩名，人不多之。初賓于入江南，生子名曰歸唐，少亦能，請就廬山國學，遂得瀑布詩：「名練色有窮，處寒聲無盡」。時鄰房儒生亦得所聯，遂互訟其句，助教不能理，因送江州。各以全篇意勢定之，而歸唐勝。大為時賢所仰，遂蔭秘書省正字，出為吉州民掾，歸於京師。遷大理丞，因失降袁州司，遂致仕。

孟貫世居嶺表，為建陽人。少好學，出遊廬山，與江洎大諫楊徽之同學友善。故徽之詩集中多與貫為者。顯德中，周世宗征淮南，幸廣陵。貫潛渡江，以所業詩一集於駕前獻之。世宗覽其卷首《貽棲隱洞譚先生詩》至「不伐有巢樹，多移無主花」。宣貫曰：「聯以元戎問罪伐叛吊民，非懼強淩弱，何有巢無主之有然獻朕則可，如他人卿應不免矣。」遂釋褐授官，後不知其所終焉。

江為者，宋世淹之後。先祖仕於建陽，因家焉。世習儒素，少遊廬山白鹿洞，師事處士陳貺，酷於詩句二十餘年，有風雅清麗之能，時已誦之。時金陵初擬唐風場屋，懸進士科以羅英造。為遂入求應，然燭能篇什辭賦，策論一辭不措，屢為有司默。為因怏怏不能自己，乃還鄉里，與同黨數十家連結欲叛入錢塘。會其同謀上告郡縣，按捕得其逆狀盡誅之。將死，猶能吟詩以貽行辦者。初嗣主南幸落星渚，遂遊白鹿國庠。見壁上題一聯云：「吟登蕭寺旃擅閣，醉倚王家玳瑁筵」。乃謂左右曰：「吟此詩者大是貴族矣」。於是為集，時輩慕重。因茲傲縱，謂可俯拾青紫矣。